

形而上學序

商務印書館



形而上學序論

兩種不同的認識法

形而上學 Metaphysics 之定義至不一者也。而所謂絕對 Absolute 之概念亦有種種之不同。吾人試就此不同之定義與不同之概念一比較之。則哲學者對於一對象之認識。表面上之主張雖若各歧不同。而根本上要不外乎兩種不同的認識的方法而已。所謂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云者。一則吾儕之認識。但環繞於其物之外周。而一則直探該認識物之內面。前者所採之着眼點。因其所用以表現之符號之不同。而變更吾儕對於該物所見之景象。後者則不惟毫無着眼點之可言。且全無依賴符號之處。前者之

認識僅止於相對。而後者有時竟能直達該物絕對之境也。以空間中運動之物體例之。吾人所謂『運動』之一概念。常因其物之動靜。二着眼點之觀察而變易。而動靜之二着眼點。則實基於其主軸之系制之不同。換言之。即執相對有關係之各點。而以符號出之也。如舟循陸行。陸靜者也。吾在舟中。則見其動。地日相對。地動者也。吾居地上。惟覺其靜。是等運動。均謂爲相對的運動。且因其觀察點與表現法之膚淺。觀察者之吾人。竟全立於其物之外焉。至若絕對之運動。則實屬動體之內性。吾人言是等運動時。不能不將吾人自身歸著於幾何之精神狀態。而與之以同感。恍若吾已置身於該物之中。以努力想像之。蓋吾人既神遊於其物之中。則所謂經驗。不至假藉於悠遠無涯之自擇的着眼點。

而既擯絕一切之表示而直探其真源。則所謂經驗者乃得超脫乎所假藉表示之符號而獨立。夫如是然後吾人動不動之經驗乃與其物之實際相一致。蓋吾人決不能於物外已身所在之位以獲動之觀念。必也默息遊神於物之當中。而後動之絕對意味始可得而求耳。

今以讀英雄小說偉人傳記爲喻。則見夫撰作書記之人。於其書之主人翁必竭力想像描寫其英偉瑰奇。對於其言論風采品性行止。必一一盡影繪之能事以出之。然是等描寫雖竭千萬語究不能使吾人與彼英雄者爲瞬時之融合同化。而得其單純渾一的感情也。蓋若得此單純渾一之感情。則其言行風采品性實如泉水之湧。涓涓不息。一一自然表顯於吾人之精神。而吾人對於

此英雄之各方面已構成一定之觀念。且此觀念常豐富不竭。絲無斷決。非如讀書時。一事一事。各有起落。有若偶然。而其人物之本質。亦常若涵有一種未臻成品不可言述之想像。卽其人物之全體。亦將立時畢現於吾儕之前。決非如小說中之僅積若干情事。一一追加者也。小說之描叙。反使其言行、風采、品性之種種方面。與其人物之全體觀念分離。斲損其人物之本質。一一使呈貧乏之態。又豈若泉湧之活潑豐富所可比擬者。故小說中所讀之一切事實。不過供吾人以觀察該人物之着眼點。而其中所描叙之一切情態。亦不過取與吾人已知之人物相比較。而以象徵的符號表示之而已。蓋着眼點與符號。其所以詔吾人者。惟其人與其他通常一般的人物之比較而已。彼我分離。吾人超於其外。

於彼所有之個人的屬性、實未足探得分毫。誠以個人確當的固有性、與組織個人之實質、原爲內面的。非由外可以窺測。更非可與他之事物比較而以符號出之者也。是故敘述的歷史的或分析的之人物研究。僅使吾人止於相對之境而已。若欲求其絕對之境界、則固非與該人物融合而同化之。不能辦也。

絕對與完全、Perfection 語雖不同、而苟以吾人上述之絕對意味衡之。則其涵義、幾無所別。今請設以淺顯之喻。有都市焉。吾人於其可以着眼之各點。攝取多數之照片。綜合觀之。可謂爲該市之全景矣。然此等由照片所綜合之都市的觀念。與吾人日常所談之都市、或現實的行走其中之都市。果能一致而無所異同乎。不能也。又如一篇之名詩。吾人用數國之語言以翻譯之。苦心瘁力、

求其聲色、氣勢、聲韻之必肖。反覆修改。交相訂正。蓋可謂漸近於原文矣。然而於原詩之深微的旨趣。果能無纖微之遺漏乎。不能也。故由某着眼點所取之景象。或用某符號所表現之事物。與原體比較時。無論如何總難免不完全之遺憾。惟『絕對』則爲物之本質全體。決無有不完全者矣。

又絕對於上述之意義時。常與無限、Infinite之意義相一致。如吾人從何蒙 Homer (希臘名詩人) 詩中之某句得一單純印象。欲語之於完全不曉希臘語之人。吾儕首必直譯其句。次乃附以註釋。又次乃於其註釋上再附以註釋。交相重疊。至再至三。則吾人似於所欲述之意思。略可達出。然而若謂吾人業將所欲語者完暢道出。則猶未耳。請再以一例證之。運腕一動。其單純的運動與

知覺已於內面完全得一度運動之經驗而不可分解。然自客觀方面觀之。則其腕初由某點通過某點。繼通過他之諸點。而此相隣某點與某點之間。細剖之。更有無數之點。由是其點數至不能窮盡。較之從內面之絕對觀之。腕之運動爲一單純之事實者。迥然異矣。是故自客觀方面觀察。（換言之。即從與他物之關係上觀察。）『絕對』之不能以其所表示符號盡其意義。亦恰如一枚之金貨以換來無數之小錢不能盡其價值也。以上所述。自內言之。有不可分割之了解。An indivisible apprehension 自外言之。有源不竭之列舉。An inexhaustible enumeration 而同時能表示此二事者。用至當之字眼以爲之定義。即無限是耳。

如上所述。一切之物。雖多可由分析。Analysis 以爲識別。惟『絕對』

則僅能由直觀 *Intuition* 以得之也。所謂直觀者何？卽一種之知的同情 *Intellectual sympathy* 吾人賴之以遊神於物之內面而親與其特獨無比 *Unique* 不可言狀 *Inexpressible* 之本質融合爲一者也。分析則反之。僅剖割其物檢其組織中之要素使與吾儕已知之要素（卽此物與他已知之物所共同之要素）一致而已。故分析者不用其物之自身以表示。而借他物以表示之者也。所謂分析之法。不過由不知譯爲已知、一翻譯之法而已。使用符號由淺而深。一符號之進展而已。詳言之。卽於所研究之新對象與吾儕可以確信之多數既知事物之間、由聯續之着眼點上察出多數之類似點 *Resemblances* 而一一表現之也。分析之期望常包孕其所研究之對象。而永遠不得滿足。惟其如是。故亦常循對象

之外部而迴轉。終不能達實在之域焉。分析常爲完成其不完成之表現而增加其着眼點。至於無限。常爲完成其不完成之翻譯而變化其符號。至於無已。故分析者繼續以至於無限際者也。惟直觀則常於可能之地位爲一簡單之事實耳。

由是觀之。實證科學 Positive science 之普通機能。在於分析。可了然矣。實證科學之主要工作。爲用符號之工作。自然科學中研究有生命之物之生物學。其最具體者也。然而其研究之也。僅拘拘於生物之機官 Organs 同剖解學的要素 Anatomical elements 等。可見之外形。或執不同之形式而比較之。或詳細剖解。將極複雜之形式還原爲極簡單之形式。略言之。卽彼等所研究生活機能者。僅着手於可見的符號所能表現之部分已也。今對於一切研

究的方法。不僅自其外的着眼點觀之。必置身於物之中。不僅藉力於分析。必全賴於直覺。不僅以知其相對的皮相爲已足。必絕對的探得其實在。而後已。約言之。卽排除一切表示翻譯及符號的再現而直接捉得其實在 Reality 之方法。具如是之方法者。謂之形而上學之方法。故形而上學者。超乎形之上。不用符號之學問也。

自我之內省

或以爲不用簡單之「分析」而純賴「直觀」自內以把握「實在」爲難能矣。今請明告以祛其惑。日常之間。有一「實在」焉。爲吾儕人人所能把握者。是等「實在」之謂何。卽通過時間流動之我等自身之人格。Our own personality in its flowing through

time 綿延不斷之自我。Moi que dure 也。吾人對於他物形神分
隔。與以「知的同感」尙嫌疎闊。則請先與吾人自身以同感也。
可。

吾儕凝神內觀時。請先假定自我爲一不活動的。則首映於眼簾
者爲自「物質世界」向自我而來之一切知覺。知覺施於人格
之上。恍若凝固於表面之堅殼。判明清晰。一一並置者也。其次乃
漸次集合。遂形成多少之對象。更其次乃進而注意於「意識」
且以解釋「意識」之「記憶」。「記憶」爲相類似之知覺所攝
引。乃漸次脫離吾儕人格之根蒂而上遊於表面。其靜止於吾儕
心意之表面時。與絕對之自我乃迥異矣。最後此等意識與記憶
堅相結合。吾人乃覺「傾向」與「自動的習慣」等之一「潛在

的活動——戛然擾動矣。是等固定之意識其與自我之區別固爲明晰。然而尙不及彼「意識」與「意識」自身間之更顯然焉。分析之研究。自外以觀內者也。今反自內以觀外。則此等意識之要素結合如一球面之物。漸次擴大以滲入外物世界。而歸於消滅焉。但吾儕將意識自外之四周而趨向於中心之集中。以探此最整齊、最長久、最綿延的自我之底奧。則吾儕之所得。又迥然別一物矣。

於此判明。晶體與凝確表面之底有連續。不動之「流動」[Flux]伏焉。是等之流動非吾儕日常所見者可比。俾乃一種多數人狀態之連續。

*The succession details
a succession of states*

常包涵既往。To contain that which precedes

it. 預示未來。To announce that which follows it 者也。吾人通過此

流動而回顧其經過之跡。正確言之。僅可謂之爲成羣之狀態而已。吾人體驗之。則皆緊緊聯接。具備有機的關係。潑潑活動。戴有共同的生命焉。然而欲吾人能明言其此一狀態。何至而終他一狀態。又何自而始。則任如何爲不可能也。故自事實言之。此羣的狀態。之各個皆無有起迄而相互融合者也。

心像與綿延

此「內的生活」Inner life 實可以與修道轆之回轉作比喻。蓋任何生物步步前進。未有不感覺其自身之漸近於輪迴之終極者也。故逐日生活者。即逐日加老也。又吾儕之過去。嘗追躡吾儕之後。而對於逐次表現於吾前之「現在」。層層增加而無已。自他方言之。以「內的生活」比延長無斷之線卷也。亦無不可以其

亦逐次自後加大者也。故「意識」Consciousness 實在之意味即爲記憶。Memory 蓋吾儕無舊事物之記憶。決不能有新事物之認識。無過去之記憶。決無現在之發生。而吾儕所有種種之意識實記憶之堆積也。

如上既以回轉與線捲喻內的生活矣。然實際言之。此二者尙不足以盡之。蓋二喻皆喚起線與表面之想像。而面線之各部分又皆同質 Homogeneous 而能相重疊者也。蓋處「同一意識的存在」之生活之間。斷無兩個全然相同之刹那也。苟假定最單純之感情爲不變。則全人格將吸收入其中矣。意識隨伴感覺以前進。其現在之一刹那。常超出於前一刹那之外。以包含其所傳下之記憶。而過去與現在之緊接的兩刹那。斷不能一致全同也。所謂有

全然同一之。二。刹那之意識者。必無記憶之意識也。無記憶之意識。生生滅滅。反覆不絕者也。斯卽所謂無意識之真相。

多數着色之分光鏡 The myriad-tinted spectrum 變動顏色時。

其由此色而至他色之間。濃淡之度。吾儕實難感覺也。蓋吾人之「感情流」通過該鏡時。雖分光鏡各色之繼續顯然有外面之關係。是等色彩爲並置的。（卽各點有空面）然所經驗之各色彩。逐次變遷之序列中。每一變化嘗豫示其卽來者而包攝其已往者也。反之惟純淨的綿延。La durée pure 則對於並置 Juxtaposition 相互間之外面的關係。空間的延長種種之觀念而悉排除之。

設想一極縮小之球。其縮小之極度僅有數學上一點之位置。吾

儕將此球引長之。則爲一線。再加延長。則此線亦更加長大。其後吾儕不注意於線。而攝取注意置之於線上之動作。此動作繼續不停。則必爲一繼續渾一不可分割之動作矣。若其間稍有停頓。則此已非一個動作而爲二個之動作矣。然而此二動作則仍然如前同而不可分割。苟其中再有停頓。則又爲三個或四個而上之動作矣。蓋所可分割者。實爲動作之踪跡。所殘留於空間之不動的線。而非動而未息之動作也。究竟言之。吾儕想像動作時。即緊張與延長之動作。簡言之。即純淨動性。Pure mobility)當脫離伏於其下之空間的觀念而純想像其自身如是。則吾儕可以得自我在「綿延」中進展之極近似的心象焉。

吾儕之綿延之回轉。一方既類似正進行運動之「統一性」。而